

枝头未拆的来信

□董云璐

晨雾未散时，檐角悬着的冰棱已悄悄消融。我立在廊下看那棵老杏树，枯褐的枝桠间缀满鲜红的花朵，像一群被北风遗忘在峭壁里的信笺，裹着蜡封的期待，在料峭里微微发颤。母亲总说春信是檐溜滴答声送来的，可那些花苞分明早在暗处数着时辰，只待某个无人知晓的瞬间，将攒了整个寒冬的絮语拆成六瓣月光。墙角残雪堆出毛茸茸的边线时，我总要去后山寻那株野山桃。暗青的萼片托着胭脂色花蕾，像是裹着粗布袄子的村姑，偏在鬓角别了粒珊瑚坠子。山风掠过枯草坡，花苞们便以肉眼难察的幅度轻轻摇晃，恍若去年深秋未曾散场的私语仍在枝头悬着。折返时衣襟沾了松针与陈年橡果的碎屑，却总

觉得袖笼里兜着某种秘而不宣的温柔——直到在窗台陶罐插上两枝玉兰的骨朵，才发觉自己原是当了春天的信使。城西小巷的砖墙缝里，迎春花总是率先撕开寒冬的封印。米粒大的鹅黄苞挤在苍苔斑驳的墙垣上，像撒落琴键的音符，待三月的指尖来抚响第一支序曲。卖豆腐的老翁推车经过，木轱辘碾过青石板，震得墙头花苞软软轻颤。这颤动沿着砖缝里的细流蜿蜒，漫过护城河畔垂柳的枯枝，直抵我案头那本倒扣着的《诗经》——“桃之夭夭”的墨迹忽而洇出湿润的芬芳。夜雨常来得猝不及防。檐马叮咚声里，我擎着玻璃罩灯去看廊下的海棠。那些玛瑙似的蓓蕾吸饱了水汽，在幽微光晕中泛着珠玉般的莹润。雨丝斜掠过灯罩，在花苞表面织出细密的银网，恍若春神正

将星辰的碎屑缀上嫁衣。忽然想起童年在江南外婆家，雨水家在惊蛰前三日将蜡梅枝条浸在老水里，说这样催开的花能留住旧年的月色。这些日子案头供着的白瓷瓶里，始终养着几枝未绽的辛夷。青玉般的苞衣裹着雪色心事，像极了宣纸上未落款的留白。晨起读书时，常有细碎剥裂声从瓶底传来，转头却见花苞仍保持着欲说还休的姿态。直到某个起风的午后，最顶端那粒骨朵突然松开一道缝隙，露出内里丝绸般柔滑的瓣尖——原来春天拆信时，也要屏住呼吸。山寺古钟荡开第七声涟漪时，我正立在褪色的朱漆窗棂前。阶前老梅枝上的花蕾已膨如豆蔻少女的唇，风过时能听见苞衣相互摩擦的私语。暮色将青灰瓦当染作紫褐色，花影在粉墙上摇曳成水墨的韵脚。忽有

暗香浮动，细辨却是去年深秋收在陶瓮里的桂花，与新酿的春意隔着时空唱和。夜晚时分，母亲发来乡下老宅的照片。石阶缝里钻出的二月蓝顶着淡紫花苞，廊柱阴影中，那株我儿时栽种的桃梅树已结满珊瑚珠似的蕾。窗外的确飘来隐约芬芳，混着远处工地新翻泥土的腥气，以及不知谁家阳台水仙的冷香。此刻我忽然懂得，那些未拆的花苞原是大地写给岁月的家书。当最后一瓣冰棱坠地成星，当第一只云雀振翅刺破冻云，所有的等待都在刹那绽放成回信——用花瓣的弧度书写，以芬芳的平仄押韵，将整个冬天的沉默，酿成春天最初的呢喃。

(作者系湖北省武汉市文学爱好者)

武陵春·冬韵

□孟凡华

絮舞穹苍千岳冷，素练锁银龙。万籁清宁鸟匿踪，唯有朔风汹。

湖镜舟横枯苇碎，偶炫瑟琴声。闲伴梅香醉意浓，怅怨此生匆。

(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)

当春乃发生

□耿艳菊

《世说新语》中说：“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，清流惮于惠风？”明亮的镜子会因为照镜子的入多而疲弱，清澈的流水不会害怕和风吹拂。春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似乎从来不会疲倦，永远充满着生机和希望，而脚步一直是那么从容和淡定，带着欢喜和明亮。一年又一年，春天从来不厌其烦，那么有耐心，那么好脾气。当第一缕春风拂过脸颊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总是不由得充满了感动而柔软似一溪宁静的春水。是的一点春消息就能把俗尘的心从黯淡里拽出来，让我们即便身在闹市也如同在春山如笑的明媚宁静里。一天早晨，走在热闹的街市，隐隐听到有鸟声，细细听，很像布谷鸟，一时间甚为惊讶。转面一想，春天了呢，布谷鸟的叫声也没什么稀罕的，可是心里莫名地喜悦。想起那首《水云禅心》的歌，空山新雨的旋律回旋在耳边，人如在山林溪涧边一样清新明亮。又一天，走在胡同里，见一只只小麻雀悠闲地在老树下散步，那么悠闲舒缓，它们

也不怕人，走到它们面前，抬头看看你，又若无其事地迈着闲慢的步子。一种惬意轻松的氛围弥漫开来，春天了，就是不一样了，身边的任何一处风景都在讲述着春天的故事，让人觉得轻松快乐。前天中午去买汤圆，我们把车停在一棵悬铃木树下，一枝悬铃木正好垂在我下车的车门前，定睛一看，悬铃木已经发芽了，一个个黑紫的芽苞给人一种奋发的力量。一树的枝丫远看上去还是一派寂寥萧瑟，而站在近处细细观看的时候，那种蕴含的生机会让人眼前豁然开朗，还会被这种蓬勃的生机鼓舞而对生活充满了热爱。有一个词说，枯木逢春。草木经历漫长的冬天，虽然并不是真正自此枯萎下去，但萧条之状仍给人黯淡之感。但到了春天，突然就不一样了，草木很神奇地一点点透露着生机和春天的信息，给人间大地带来了明媚和希望，不正是大自然的，还有平平凡凡的日子，一下子就有意思起来。看到一段话这样说：“生活中最平实的道理，却最容易被人们忽略；而一旦被提炼出来，便会在瞬间打动我们。它是一种哲

理，更是生活之美本身。”明亮和煦的阳光下，静静地摩挲着悬铃木枝上的芽苞，它们就是被大自然提炼出来的吧，来打动陷在日常琐细里的我们，并启发我们该如何生活，如何对待自己的人生。傍晚，在小区里遇见了很美的晚霞，淡紫色的，锦缎般华丽，晾晒在西边的天际，一直静静地挂着，好像是天公太忙碌了，忘记了收回。一边看晚霞，一边听歌，歌里唱着：“天空飘起了小雨……”一句歌词倒让人恍然大悟。天公在忙着运筹帷幄，给人间送一场好雨吧。杜甫在《春夜喜雨》里写：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野径云俱黑，江船火独明。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”春天是需要一场润物细无声的雨水的，雨水过后的人间，才是真正的春天。正所谓，春雨贵如油，好雨知时节。在写春雨的诗词中，元稹有一首《咏廿四气诗雨正月中》，他写道：“雨水洗春容，平田已见龙。举头望云气，光影乱长空。云色轻还重，风光淡又浓。向春入二月，花色影重重。”

北宋宋庠也有一首《淮南早春风雨连日俗以为宜》：“淮海岁方新，层阴便淡晨。山山能作雨，物物解呈春。野鸟千声异，江芦一色匀。农区田溜满，偏慰守藩臣。”读一读这些诗句，明白了那些春天里的遇见都是有意味的。闹市人行道上听到的布谷鸟声，胡同里的麻雀，悬铃木的芽苞，它们都在耐心地等待一场好雨。等待好雨洗去漫漫长冬里的黯淡和灰尘，等待一场好雨润泽大地清亮人间，绿意蓬勃，花木灼灼，布谷鸟的叫声更明亮，小麻雀飞上枝头歌唱，枝上的嫩芽舒展成层层叠叠的新绿。“暖烟含雨绿匆匆。”“路人云云添画意。”人间到处葱茏，如诗如画。“甘雨时降，万物以嘉。”这就是雨水的意义，润物无声，让枯木逢春，万物萌发。在一派欣欣向荣，如诗如画的春光里，我们也开始了新一年的生活，以春天般昂扬的精神追寻心中的梦想，去过心目中想要的美好生活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像春天一样欢喜从容，明丽闪亮。

(作者系北京市通州区文学爱好者)

花开嫣然醉春风

□杨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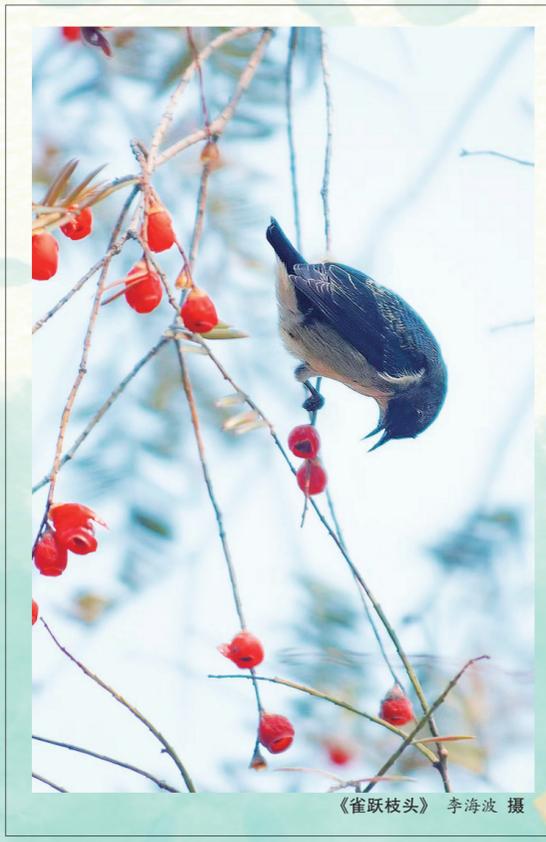
人间至美，大抵是春来花满枝头。时光幽微，岁月的伏笔悄然铺展。春天来了，风不再凛冽，带着丝丝缕缕的温柔，轻轻地穿梭于世间。在某个毫无防备的刹那，将沉睡的花信唤醒。于是，一场盛大的花事，便在天地间拉开了帷幕。我偏爱在这样的春日清晨，独自漫步于老巷。巷口那株老杏树，是我每年春日的牵挂。远远望去，它已被繁花簇拥，像一位身着华服的老者，虽历经沧桑，却在这春日里焕发出别样的生机。走近些，便能看到那一朵朵杏花，花瓣薄如蝉翼，白里透红，在微风中轻轻颤动，像婴儿粉嫩的脸颊，带着初生

的纯净与美好，也带着“绿杨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”的生机勃勃。街头的樱花，宛如被春神赋予了无尽的生命力，开得肆意而洒脱。一团团，一簇簇，紧密相依，恰似天边被打翻的颜料盘，晕染出的绚烂云霞，又像是梦幻世界里的绮丽画卷，将春日的浪漫演绎到了极致。“小园新种红樱树，闲绕花行便当游。”白居易笔下的樱花，是生活里的小确幸，而眼前这街头的樱花，又何尝不是春日里的一场盛大馈赠。微风轻拂，一场绝美的花瓣雨便悄然落下，落在行人的肩头，落在青石板的路面上，刹那间，整个世界都被樱花那淡雅清幽的香气所萦绕，馥郁又不失清新。我常常站在樱花树下，闭上眼睛，静静聆听花瓣飘落的声音，那

是一种细微却又震撼心灵的声响，仿佛是花与春的低语，是生命与时光的对话。公园内，更是花的海洋。桃花灼灼，像一片片燃烧的火焰，点燃了春日的激情；梨花胜雪，纯净而洁白，宛如仙子下凡，不沾染一丝尘世的烟火气；紫荆如霞，灿烂一片，热烈而奔放，每一朵小花都在努力地绽放，它们汇聚在一起，便是一场视觉的盛宴，让人沉醉其中，无法自拔。还有些不知名的小野花在草丛的间隙里，小径的边缘处随意地绽放着。它们或三两簇拥，或独自摇曳，花瓣小巧玲珑，色彩却缤纷夺目，红的似火，蓝的如绸，紫的像梦。没有精心的雕琢，没有刻意的栽培，就这般肆意地生长在天地间，为这花的世界增添了一抹别样的灵动与质朴。

春来花满枝头，这是大自然给予人间最深情的拥抱。每一朵花，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，藏着春日的秘密，藏着岁月的温柔。每一朵花的绽放，都是一次生命的礼赞。它们在春日里，毫无保留地展示着自己的美丽，用色彩和芬芳，将这个世界装点得如梦如幻。而我们，就在这花开花落间，走过了一年又一年。花开花谢，皆是风景；月圆月缺，都是人生。在这烂漫的春日里，愿我们都能拥有一颗如春花般纯净而热烈的心，去热爱生活，去拥抱每一个平凡而又美好的瞬间。

(作者系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学爱好者)



《雀跃枝头》 李海波 摄

公益广告

垃圾分类 守护家园

讲文明 / 树新风 / 促和谐 / 扬正气



拥抱绿色生活 共享美好未来